

老校长含冤逝世转瞬十四年了。我想，在武大，凡是接触过他、知道他的人，没有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不仅没有逐渐淡漠，反而更加浓烈。人们一谈到如何办好武大，就不免想到他，感到他的逝世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损失。象我这样与他稍有接触的人也感到受过他的不少教益，回忆起他来心情很不平静，也很难用几句话来表达这种心情。

我第一次见到老校长，是在一九五三年他到武大就职时的欢迎会上。大家对这位素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担任我们的校长是很高兴的，许多同志都发言表示对他的热烈欢迎。他的答词非常简单朴素，没有客套话，没有豪言壮语，只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团结一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办好武大。现在看来这就是他办学的指导思想，他在武大十几年就是这样做的。

他一到武大就用很大的精力亲自抓教师和干部的理论学习，提议办马列主义夜大学，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大家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只是搞一般的时事政策的学习。他认为只有大家的理论水平提高了，才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才能把学校办好。他想得很深，看得很透，因此也就抓得很紧。那时我在政治辅导处负责宣传工作，经常同他接触，亲眼看到他是怎样抓这项工作的。他亲自拟订教学计划，亲自选派任课教师，亲自作动员报告，开学后每周亲自听一次关于学习情况的汇报，并且亲自担任哲学课的讲授。他每次讲课前总是一丝不苟地写好讲稿，印发给大家，然后针对大家自学中提出的问题来讲，还作解答报告。当时他已是年逾花甲了，胃溃疡很严重，不能吃饭，只能吃流汁，而且校务繁忙，社会活动又多，我

## 应当实现老校长办好武大的遗愿

齐民友

觉得他从原则上过问一下就行了，大可不必如此过细。可是他不这么想。他对我说：“我如果不亲自订教学计划，写讲稿，讲课，怎么能体会教师工作的困难呵！”这句话，我终身不会忘记。我们武大的教师系统地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他教的。

由于老校长是坚持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办学的，所以他对教育战线上的那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仅有很强的辨别力，而且有坚决抵制的勇气。他在来武大之前，在中南局开会时听到介绍武大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经验，他就感到这样搞是要出问题的。事实证明当时确实犯了“左”的错误。他到校后，采取了很多措施纠正这些错误，包括亲自登门拜访受了委屈的同志。对一九五八年的那一场“革命”，他的反对态度是很鲜明的，他在党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那些错误；后来又花了很大的气力去纠正那些错误，坚决贯彻高教六十条，使学校走上了正轨。我记得一九六一年开教学经验交流会，路见可、康宏逵等许多同志发了言，他听了很高兴，到会讲话说：“这次教学经验交流会对提高教学质量是真正有帮助的。五八年也开过经验交流会，那是害人的经验！”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一九五八年“革命”的人，是深有感受的。就在一九六一年，他提出了武大要在十年之内赶上国内先进水平、进而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的要求。他是多么希望把武大办好呵！可是，十年浩劫把是非弄颠倒了，他的正确主张，他的一片赤诚，竟成了他的“罪行”！

然而，历史终究是不能由人随意涂抹的。党中央为这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彻底平反昭雪，正是实现了我们广大师生员工多年来的愿望。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学习他，办好武大，实现他的遗愿。